

● 美 学

哲学意义上的认知语言学隐喻理论^{*}

王 瀚 东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瀚东(1954), 男, 安徽芜湖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新闻系副教授, 美学博士生, 主要从事媒介和美学研究。

[摘 要] 传统上隐喻被看做是在有限条件下使用的非常规语言。认知语言学的当代隐喻理论却提出: 广义的隐喻, 是语言和思想的最基本的成分, 构成常规理性认知活动的概念系统。由于当代隐喻理论发现, 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受到质疑, 抽象思维和形而上学不再被看做是纯粹字面义的、“无血无肉”的, 而是隐喻性的、以身体的经验所体现的。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隐喻理论; 哲学

[中图分类号] B 8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6-0678-05

一、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新颖阐述

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是当代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门下的一个新的语言学流派。它从作为主流学派的生成语言学里分化出来, 从生成语言学对人的先天语言能力和纯粹语言形式的关注转向对语言和人类理解的“生态学”的描述, 把语言意义和具体经验体现的、文化蕴含的、形象的人类认知维度联系起来。从而确认人类怎样实际的用语言来理解世界。

根据雷可夫和约翰逊的见解, 认知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代。两代认知科学所遵循的哲学理念截然不同^[1](P. 76)。

第一代: 非具体化精神的认知科学, 建立在美国分析哲学传统之上, 兴盛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心理念是符号学的运算。在第一代认知科学看来, 属于形式逻辑和符号系统处理的理性, 毫无疑问是非具体化的和字面义的。它的领域涉及到早期人工智能、信息处理心理学、形式逻辑学、生成语法和早期认知人类学。认知或精神, 从功能主义的观点看, 可以比作抽象的计算机软件, 能在任何合适的硬件平台上运行。而“硬件”决定不了程序的性质, 也就是说, 人的身体和大脑的特殊性对概念和推理了无贡献。第一代认知科学恪守二元主义的立场。精神既然和肉体分离, 精神只能按照它的形式功能来界定。“这是‘无血无肉’的哲学, 这一哲学的精神概念里没有身体存在。”

第二代: 20世纪70年代以后, 一些实验性研究开始对传统的“盎格鲁—美利坚”认知主义教义提出问题。认知科学的新观点出现了, 它提出的两个具有实验性基础的事实是: (1)概念和推理性极大地依赖于身体; (2)主要以隐喻、联想、原型化为特征的图式化处理过程是概念和推理性的基本出处。在第二代认知科学看来, 概念型结构产生于人的知觉动觉经验和神经结构, “结构”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图形模

式(image schemas)和运动模式(motor schemas)为特征的。精神和思维的意义,不是通过无意义的符号,只能通过我们的身体以及具体体现的经验获得。由身体经验形成的“原型隐喻”(primary metaphors)在人的认知和概念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以1980年出版的《我们靠隐喻生存》一书为标志,认知语言学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当代隐喻理论^①。它主张:广义的隐喻(包括隐喻、类比和其他形象性语言结构)是语言和思想的最基本的、无所不在的成分,人的概念系统不可避免地由此构成。1999年出版的《肉体哲学》一书,则进一步指出哲学语言和哲学思维离不开隐喻,离不开隐喻所体现的身体经验。概念性隐喻的发现,表明哲学理性逻辑从来都是具体的、隐喻的、形象的,传统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俗见必须“清理整顿”。

认知语言学的当代隐喻理论对隐喻的理解,表现出以下的新颖独到之处。

1. 从思维行动方式的角度重新定义隐喻。西方学术界传统上把隐喻看做是一个语言问题。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定义,即从此物之名替换彼物之名,至今仍通行。隐喻以主体、喻体和喻词的形式表达,具有明确的外观标志和有限的适用范围。由于隐喻通过对字面义的引申、替换、转借等来修饰语言,因而是非概念性的,就语义而言不是必要的,最终可以化解为某种字面义的基本陈述。长期以来,隐喻被理解为次生的、边缘的、反常的语言现象,只能属于文学和语言修辞学的研究范畴。隐喻作为一种“辞格”(a figure of speech),既不能成为语言的中心问题,也无法用来有效地认识客观世界。

然而,认知语言学的发现正好相反,“隐喻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不仅在语言里,也在思维和行为中。我们藉以思想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基本上是隐喻性质的”^②(P.3)。由于把隐喻主要看做是概念化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方式,雷可夫把隐喻重新定义为:“在概念系统中跨概念域的识图过程”。在这个定义里,语言形式的主体喻体之分被扬弃了,而代之以概念形式的两个认知域:目标概念域(target domain)和源概念域(source domain)。说出一个隐喻,是一次跨越于两个概念域之间的识图(mapping),即实现不同生活经验之间的相互融合。比如,在“生命是一次旅行”的隐喻里,旅行是源概念域,生命是目标概念域,旅行的经验使我们对生命的概念做出识别和描述。从这一定义出发,隐喻必然是广义的,超出传统定义的语言形式上的限定,而成为日常语言的主要结构成分。比如,“他走完了平凡的一生”,就概念认知的角度而言,和“生命是一次旅行”一样构成了隐喻。我们每天脱口而出、随笔写下的语言文字里,到处是隐喻性结构:把握时机、渴望知识、深刻见解、思想进步、相互吸引等等,不胜枚举。在当代隐喻理论看来,纯粹字面义的词汇或概念,在语言和思维系统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人的认知和语言能力的扩展,是运用隐喻的结果。由于隐喻和形象化的语言被摆在了思维、交流和认知的核心位置上,隐喻不再主要定义为一个语言问题,一种“辞格”,而是思维的问题一种“思格”(a figure of thought)。

2. 区别概念性隐喻(隐喻性概念)和语言性隐喻(隐喻性语言)。为了说明这一区别,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日常语言里有许多关于婚姻爱情的比喻,如爱情坎坷、婚姻触礁,(关系)处在十字路口,(两人)分道扬镳/携手共进/同舟共济等等,属于语言性隐喻。然而,在所有这些不同的语言性隐喻中,包含着一个基本的概念性隐喻,即“爱情是一次旅行”。在这个概念性隐喻中,爱情是目标概念域,旅行是源概念域,构成所有这类隐喻性语言表达的经验逻辑的基础,而形形色色的语言性隐喻则是它的具体实现,是它的多种外在形式。我们也可以说,一类语言性隐喻围绕着它的基本隐喻概念形成一个集合,一个全景,一幅供认知的地图:爱人是一同上路的旅行者,前往的目的地是他们的共同生活目标。两人的关系是车辆,载着他们一起奔向目标。只要使他们保持前进,这关系就是完满的。然而旅程不易,不时有障碍,有岔道,必须决定走什么方向?是否继续一道走下去^③?

3. 概念性隐喻的等级分层。一方面,一个概念性隐喻统领着一类语言性隐喻,处在隐喻系统结构较高的层次里;另一方面,概念性隐喻之间也相互连接,构成等级系统,雷可夫称之为“隐喻的内在分层结构”^④(P.17)。就是说,在思维活动中,概念性隐喻的介入不是孤立地发生的,而是发生于一个分层次的等级结构中。其中,较低层面的“识图”内在地置于较高层面的“识图”活动框架之下。比如,“爱情是一次旅行”以及相似的“事业是一次旅行”等概念性隐喻处在下层结构,它内在于以下的分层结构中,层

次1,事件结构隐喻;层次2,“生命是一次旅行”;层次3,“爱情是一次旅行”,“事业是一次旅行”等。处在分层结构上端的是有着更具普遍性的概念性隐喻。比如,“生命是一次旅行”的目标概念域“生命”,包含了爱情、事业一类的概念域,因而在认知“识图”方面更具广泛性。而所谓事件结构隐喻,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处在最上层的隐喻一道,被认为代表了“隐喻的普遍性”。事件在这个隐喻里按照空间性来结构:状态是位置;变化是运动;原因是力;目的是终点;方法是途径等等。

4 原型隐喻。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习惯于把更具普遍性的概念看成是离身体经验更远、更具抽象思维的东西。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隐喻的分层结构,恰好颠倒了当代隐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最上层的隐喻结构和人类最基本的身体经验密切相关。格莱蒂提出“原型隐喻理论”,认为人类早期溶合性的日常经验会形成几百个基本单一的“原子化”形态的隐喻,如“抚爱是温暖的”、“愉快是向上的”、“重要的是大的”等。这些原型隐喻是主观感受判断和知觉动觉经验结合的产物,可复合组成复杂的“分子化”的隐喻结构。约翰逊则从儿童认知心理的研究出发提出了溶合理论(theory of conflation)来支持原型隐喻理论。儿童早期认知活动处在经验无差别阶段。比如,婴儿对宠爱的主观体验和温暖的感觉是溶合的,联觉在两个不同领域自动建立,形成“被拥抱的温暖”感受。这些保留的联觉机制便是概念化隐喻的识图过程,导致儿童稍后能理解和表达“温暖的笑”、“大麻烦”、“亲近的朋友”等概念^[3](P.23-28)。

5 图形模式。图形模式涉及到隐喻的语义学和心理学问题。一方面,通过隐喻可以形成丰富的具体联想和多重意义,另一方面,尽管隐喻概念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任意性,却是在相对固定的图形模式之下被组织成意义的参照形式。重复发生的知觉动觉经验形成我们的反映模式和结构,它基本上是形象化的、非逻辑陈述的图形模式。图形模式的数量有限,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骨架”,包括容器、路径、系结、平衡以及上下、前后、中心边缘、部分整体等空间和空间定位结构。比如,在介绍分层结构时我们提到的三个层次的隐喻,都建立在一个相同的图形模式之下:路径。图形模式决定和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语言,使隐喻形式渗透到语言结构深处。在图形模式的基础上,依靠隐喻的扩展,我们的抽象概念和表达才得以可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在抽象陈述和推理时大量使用的虚词结构,实际上蕴含着隐喻。当我们写下“在……之上/之下/之中”的句子来表示逻辑条件时,就无意识地使用了和图形模式“容器”相关的隐喻结构。雷可夫提出一个“形式空间化”的假说,认为,物理空间经验通过隐喻而转换为抽象的形式概念空间。或者说,抽象空间概念是靠图形模式加上隐喻的“识图”才被建立、被理解的。

二、当代隐喻理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挑战

当代隐喻理论从认知的视角理解隐喻,并进而把人的身体经验和隐喻性概念看做是哲学认知的基础,改变了对西方哲学思维的传统理解,对传统哲学提出挑战,这一挑战集中的体现在雷可夫和约翰逊的三个判断句上:精神本质上是具体化的。思想通常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性的^[1](P.3)。

雷可夫和约翰逊认为,由于认知科学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经验性研究的发现成果,2000多年来的西方哲学在这些方面的理性思考已告结束,哲学再不能一成不变。最基本的哲学信仰不可避免地 and 理性观念相联系。理性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的特征,因而如何认识理性的问题也是如何认识人自身的问题。认知科学的发现不仅将极大地改变我们对理性的理解,同时也极大地改变我们对自身的理解。这一变化表现为:1. 理性并非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和具体体现无关,而是发生于我们的大脑基质、身体和身体的经验。这里需要对英语词embody和汉语词“体现”做一点分析。这两个具有抽象意义的词语都包含身体的组词成分,是从和身体相关的含义发展转化而来的,是隐喻性构词。说理性和身体相关,并非只是说我们需要一个身体去推理,而是突出地强调理性结构自身产生于我们身体体现的方方面面。认知科学认定,理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抽象精神或宇宙的一种先验特征,相反,是人体的独特功能形态、脑神经结构的每个细节,造就和影响理性的模式。2. 理性是进化的,在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即使是最抽象的理性形式,也是借助于,而不是先验于我们的动物性本质,因而理性不是我们和动物之间的一个本质

区别, 我们和动物处在一个连续的级谱上。3. 理性在先验的意义上不是普遍的, 它不是“宇宙”结构的一个部分。只有思想以具体体现的方式存在时, 理性才具有分享的共同性。4. 理性不是完全的有意识的, 而通常是无意识的。这里说的无意识不是弗洛伊德所理解的被压抑的无意识, 而是说理性思维所依靠的概念系统在认知意识之下运作。5. 理性不是纯粹“字面定义的”, 而主要是隐喻性和图式化的。6. 理性不是冷漠无情的, 而是感情涉入的。对神经系统的研究发现, 情感神经功能丧失的人在生活中已无法对社会和道德问题做合适的理性判断, 无法为自己选择合适的目的, 也不能以有效的方法实现这些目的。因此, 情感介入绝对是目的理性必不可少的成分^[4] (P. 21-69)。

如此, 西方主要经典哲学关于人是什么的定论也成为问题。没有笛卡尔的精神和身体分开的双重人。没有康德的具有绝对自由和先验理性的人。没有仅仅通过现象学的回溯便可了解精神和经验性质的现象学的人。也没有功利主义的人, 功利性是经济理性, 现实的人并非是以追求最大功利的方式去有意识地控制理性。对各种“哲学人”的否定是因为, “当我们询问哲学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人。作为人, 我们没有特殊的途径获得任何形式的纯粹客观的或先验的理性”^[1] (P. 7)。

形而上学本身也是隐喻。“哲学的形而上学当然期待以实在(字面义的实在)之物来定性”, 然而讽刺性在于: 一些最基本的哲学概念, 如时间、空间、本质、原因、精神、道德等, 都是无意识思维的无形之手使用隐喻来界定的。比如, “道德”的概念和一系列的隐喻相关: 道德是位能, 向上为善, 向下为恶, 从而有道德高尚、道德堕落等说法; 道德是界限, 有道德约束、道德规范等; 道德是纯洁度, 有道德腐败、品格纯正等; 道德是权威和等级秩序, 上帝比人具有绝对的道德力量, 人比动物具有绝对的道德力量。即使是分析哲学对思维进行符号化的抽象处理时, 也依靠于若干基本的隐喻, 如: 思想是语言; 思维是数学运算; 精神活动是自动生成过程。这样, 分析哲学对精神的“功能主义”理解可以归结为精神是计算机的隐喻: 计算机/大脑, 计算机程序/精神, 形式符号/概念, 计算机语言/概念系统, 符号运算/思维, 数据库/记忆, 数据库内容/知识, 计算的能力/理解的能力。因此, “纵贯历史, 对哲学家而言, 离开隐喻去搞形而上学是完全不可能的。致力于形而上学论述的哲学家多半是从无意识认知中选择一系列现存的、具有同一本体性的隐喻。就是说, 通过使用无意识的日常隐喻, 哲学家寻求选择出一套无冲突的概念项, 然后再用形而上学将这套概念变为实在, 并抽离出系统的推论去思考我们的经验”^[1] (P. 290-335)。

三、当代隐喻理论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启发

认知语言学的当代隐喻理论基本上是在对英语所进行的实验性语言研究分析之上的。近年来所发表的一些跨语言、跨文化的研究成果表明, 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其中, 於宁的比较语言学研究证明了该理论对汉语言隐喻系统的有效性^③。当代隐喻理论也应引起比较哲学研究的关注。中国古代哲学文本充满了隐喻性、形象性的语言, 这种隐喻结构形式和理性认知的联系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或者被予以消极的、负面的、非理性的阐释。当代隐喻理论给我们的启发: 它所研究的隐喻, 它所强调的身体经验, 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然而, 它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实验性分析, 把隐喻结构和图形经验模式放在哲学认知和理性的中心位置上, 却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尚未充分意识到的。

中西哲学之间被认为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根本哲理精神的差别。比如, 希腊哲学以认知活动为中心问题, 而先秦哲学则以“人为活动”(人生、人性、人道、人伦等, 台湾学者又归结为“功夫境界”)为中心问题; 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希腊哲学里体现为主客二分的关系, 在先秦哲学里则为天人合一的关系; 希腊哲学强调理性逻辑, 先秦哲学则重视情感志向^[5] (第1页)。这一差别也表现在哲学文本的语言形式上。希腊哲学具有一套通过推理演绎而精确定义的概念系统, 它的字面义的(literal)、恒常的、直接的、具备客观真值条件的语言特征, 是抽象理性逻辑认知思维的保证。相形之下, 先秦哲学诗兴的、形象的隐喻性语言所具有的间接、想象、模糊、夸饰、情感的特征却和理性认知格格不入。由此看来, 中西哲学的差异还应增加语言的一维——字面义的和隐喻性的对应。

然而,正如当代隐喻理论所揭示的,先秦哲学文本呈现的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主要建立在隐喻性概念系统之上,并以图形模式作为理性逻辑推理的出发点。先秦哲人无一例外的是建构隐喻概念系统的大师,他们以隐喻作为自己哲学的主要基本概念,并围绕这些基本的隐喻概念形成以隐喻系统为表象的哲学系统。人的身体经验及其通过隐喻的扩展始终被看做是认知活动的主要、积极的、正确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主要哲学流派都表现出在一般承认差异原则下的对同一性的特殊强调,这既是隐喻性思维的结果,又是隐喻性思维的保证。如果当代隐喻理论对西方哲学自身传统的反思成立,中西哲学的认知方式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形而上学精神都扎根在隐喻结构之中。不同在于,中国古代哲学家从自己的日常隐喻中,选择了一套自己的隐喻概念,“抽离出系统的推论去思考我们的经验”。并且,因为有“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样的表述,中国哲学始终保持着形而上学和隐喻的关联。

(本文写作于美国伊利诺大学东亚和太平洋研究中心,并得到费曼基金的资助。俄克拉何马大学於宁博士与作者之间的多次电话讨论直接促成了此文的写作。谨此致以谢意。)

注 释:

- ①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把认语言学的隐喻学说称之为当代隐喻理论系采用於宁的说法。参见参考文献 [4] (第 2 页)。以下有关隐喻理论特征的分析亦参考了於宁的描述。
- ② “love is travel” 是雷可夫用的概念性隐喻的例子。这里用下划线标出对应概念域。参见参考文献 [2]。
- ③ 於宁的比较研究成果除了以专著出版外(参考文献 [3]),还包括一系列论文。最近有在《语用学和认知》等杂志上发表的:“What does our face mean to us?”,“Figurative Uses of finger and palm in Chinese and English”等文章。

[参 考 文 献]

- [1] LAKOFF, G. &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2]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d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3] YU, Nin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4] DAMASIO, A.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M]. New York: Grosset/Putnam, 1994.
- [5] 刘清平. 先秦与希腊美学比较研究[D]. 武汉大学, 1999.

(责任编辑 严 真)

Cognitive Linguistics' Metaphor in Philosophy

WANG Han-d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Han-dong (1954-),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edia and aesthetics.

Abstract: Traditionally metaphor was seen as the abnormal language in limited usage.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rgued that metaphor, in a wider sense, is the basis of language and thought and it forms the conceptual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bstract thought and metaphysics are not literal-only, fleshless, non-metaphor and non-embodied any more, so that the rational tradi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was questioned.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ory of metaphor; philosophy